

绿染白芨滩

彭程

逐梦

情系绿水青山

走下车来,环视周边的广袤风景,一瞬间,我竟然感到呼吸有几分不同。

这是初秋的宁夏,天空碧蓝如洗,阳光炽烈酣畅。沿着一条坑洼不平接近原生状态的砂石道路,车子一路颠簸,在一道沙梁的背脊处停下。这里居高临下,视野开阔,景色尽在俯瞰中,一列列舒缓起伏的沙丘,错落叠加,一直延展到天地相交的远方。

屏住呼吸的感觉,并不是因为初次见到沙漠。在新疆塔克拉玛干,在内蒙古阿拉善,我都目睹过黄沙漫漫,浩荡无垠,已经见怪不怪。此刻的类似撞击感的新鲜体验,正因受到一种全然陌生的东西的触动。如果说此前见到的沙漠风景都是荒凉孤寂,是大自然野蛮力量的体现,那么眼前的画面,却分明让你感觉到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关联。

这里是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在宁夏灵武市以东,位于毛乌素沙地的边缘。我所在的地方是保护区中的一个管理站。此刻映入眼帘的,是一片经过治理的沙漠景观。

身旁是一棵十分茂盛的灌木,有四五米高,枝条发散,冠幅伸展,繁密的羽状树叶间,绽放着俏丽的粉紫色花朵,颇像豌豆花。我得知它的名字叫作花棒,既耐干旱,又能适应严寒与酷热,且萌蘖力强,即便被牲畜啃得光秃秃的,也能迅速萌发出新芽,被称作“沙漠姑娘”,是名副其实的护沙巾帼。

旁边不远处,分布着几簇叫作柠条的植物,叶片同样窄细,是为减少水分蒸发而进

化出的形态,印证了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原理。它只有一米多高,但根系极为发达,扎得很深,并向四周伸展蔓延,寿命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,抗风固沙能力很强。它同样有个亲切的名字,“沙漠汉子”。为事物命名是一种灌注了感情的行为,从这些称呼中,能够想象人们对这些生命力顽强的固沙“功臣”的喜爱。

身边几十平方米的范围内,还有其他几种植物:沙棘、沙柳、银沙槐、骆驼刺……我向同行者打听,并通过手机上的植物识别软件,努力辨识并记下它们的名字。蹲下身去,看到它们根部周边的细沙表面,已经凝固成一层结皮。更远处,在一片舒缓起伏的沙坡上,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草方格,毛茸茸的,就像一张大网,牢牢地罩住了地面。讲解员介绍,每个草方格中,交错种植了柠条、沙柳、花棒、沙拐枣等沙生植物。

我转身,目光缓慢地掠过视野所及的范围。就在大约两公里外,有一片沙丘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它正是典型的沙漠样貌,在阳光照射下呈现为一种单调荒凉的灰白色,寸草不生,与周边被条状或块状的绿色点缀的区域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讲解员的介绍印证了我的猜想:这是特意保存下来的,是为了展现未经治理的沙漠的本来模样。这种反差,让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变化的明显。

同行的一位年轻女子的讲述,则提供了更多具体生动的细节。她说自己小时候就住在这一带,每天早上起床,鼻孔、耳朵里都灌满了面粉一样细细的沙子。与小伙伴玩耍,一阵风裹着流沙吹来,彼此都看不见对方人影。那时候的沙丘也不像眼前这般固定,而是流动不居,随时被强劲的风推拉撕扯。几天不见,同一处地方就变成了另外的模样。

风沙肆虐,曾经是白芨滩的寻常状态。白芨滩是一处广袤荒滩,生长着两种耐旱植物,一种叫白刺,另一种叫芨芨草,它们正是“白芨滩”地名的由来。白芨滩紧邻的毛乌素沙地,是距宁夏首府银川最近的沙漠,离黄河最近之处也只有五公里。长期以来,毛乌素沙地不断侵蚀进逼,灾害性天气频仍,严重危害群众生活。有一段民谣,便是当年情形的生动写照:“十天一场沙,三天一场风,风吹沙子跑,抬脚不见踪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为了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,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沙漠治理工作。1953年,中国科学院在白芨滩成立了治沙试验站,即白芨滩自然保护区的前身白芨滩防沙林场,拉开了宁夏东部沙漠治理的序幕。

二

万事开头难。治理茫茫沙漠,更是难上加难。白芨滩年均降水量不足两百毫米,天气极度干燥,给绿化带来了极大困难。流沙松软,随风赋形,变幻不已,人在流沙上站都站不稳,要固定它们谈何容易?

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,人们总结出了有效的方法:先用草方格固定流沙,再以雨季撒播草籽、穴播灌木种子、营养袋育苗造林、春秋植苗造林这四项措施作为补充。在植物的种类上,也要注重灌草结合、合理搭配树种:在沙丘丘顶撒播草籽,在迎风坡、丘间低地种植耐旱灌木,比如柠条、花棒、沙拐枣等。

这些措施写在纸面上并不费事,但落在沙漠上每迈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努力。就拿治沙最基础的工作扎制草方格来说,每个步骤都有严格的要求。首先要将麦草整理码放好,碾压成型,几个人一起用铁锹把麦草牢牢轧进沙里,露出地面三分之一的高度,做成一米见方的麦草方格,再将方格中心的沙子拨向四周麦草根,用力踩实,使麦草牢牢地直立在沙地上,这样能够有效阻止流沙被风吹走。看上去单调枯燥的动作,做到位并不容易,需要力道,需要精确,还需要协调。

“宁可掉下十斤肉,不让生态落了后。”数十年间,白芨滩流传着一句话。这句誓言般的口号背后,是一种强大而决绝的精神力量。正是在它的驱动下,这一方天地自然的面貌,才不断地产生着深刻笃实的变化。

不妨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的一幅动态画面:白茫茫一片沙漠中,星星点点的绿开始冒头,然后变成一簇簇、一排排,进而连接拼接成一片广阔浓郁的绿色。就像在电影镜头里看到的一朵花的开放、一只雏鸟的破壳而出。但那是高速摄影机将几个小时的过程浓缩在一分钟里,而眼前大自然的变化,则是徐徐展开在大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中。

三

自1953年建立防沙林场至今,整整七十年间,几代白芨滩人艰苦创业,共治沙造林六十八万亩,控制流沙近百万亩,在毛乌素沙地西南边缘,构筑起一道南北长约六十公

里、东西宽约四十公里的绿色屏障,不仅挡住了沙漠南移西扩,而且将沙漠推后了二十公里,保护了黄河以及银川河东的生态安全,成为“三北”工程精准治沙、科学治沙的样板区,创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。这些卓越的成就,无疑是对于白芨滩人辛勤劳作的犒赏。

数字尽管翔实准确,总是不若具体场景来得生动直接。看过了今昔对比的沙丘景观,重新上车,继续前行大约十公里后,就来到沙漠边缘地带。

眼前的绿意骤然变得葳蕤茂盛,道路两旁伫立着挺拔的松树和杨树,树龄应该在十年以上。后面则是乔木灌木混杂的区域,能够看到成片的果树,浓翠翠绿的枝叶间,果实累累垂垂,有紫红色的李子、金黄色的苹果等等。林木下面的草坪上,几名女职工正在清理落叶。阳光透过树冠筛滤下跳跃的光影,落在她们的头上、肩上。

讲解员介绍,正因有效治理了流沙,今天的保护区发展起四大支柱产业,种植林果、苗木和蔬菜,还建起了奶牛养殖场,走出了一条绿色的致富之路。

走不多远,眼前是一段长城状的围墙,蜿蜒起伏,寓意众志成城。白芨滩人在大漠中筑起绿色长城的决心和毅力。拾级而上,站在最高处的城堞旁,就像刚才站在沙丘顶端一样,又一次获得了寥廓渺远的视野。不同的是弥望中皆是青翠的绿色,郁郁葱葱的各种防风固沙植物,从乔木到灌木再到草本,从高到低,层层叠叠,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立体植物群落。在这片绿色中间,躺卧着一个人工湖泊,波光潋滟,不时有鸟儿从水面上飞翔而过。

忽然想到了一首在此地广为流传的歌谣:“一年一场风,从春刮到冬;天上无飞鸟,地上无寸草。”望着眼前的无边蓊郁,不由得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。如果不曾知晓历史,谁会相信歌谣所描绘的荒凉景象,曾经长久地属于这个地方?

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是白芨滩人的信念和力量,是他们久久为功的努力,改变了这片土地贫瘠荒凉的面貌。在肆虐了多少个世纪之后,不可一世的沙漠被降伏,止步于这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面前。

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,其间丰富的意味,只要看到眼前绿色染遍的白芨滩,一切便得到了生动形象的阐释——此刻的风景,那样自然而熨帖,一阵轻风拂过,花棒紫红色的花朵摇曳着,沙枣花轻淡的香气飘散弥漫……

制图:汪哲平



我与一座城

在长江入海口北岸,有一座临水而筑的风雅小城静静矗立。这里就是我的家乡,江苏如皋。

古汉语中,如皋是“到水边高地”之意。“皋”字得名于泥沙冲积初为陆地时的独特地貌。现如今,历经沧桑变迁,如皋大地上,目之所及皆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典型风光。一望无际的田野、开阔平整的土地、纵横交错的水网,遥远的地平线上几乎无半点起伏。由折蜿蜒的龙游河贯穿全境,沿途水土丰沃、村庄绵延。

第一次见到如皋城,尚是幼年,大人拉着我的手,我好奇地望着街边连串的店铺和熙攘的人群。我看到了中山路梧桐,还有青青柏油的路面。至今依然回味的,是路边早餐店中大肉包齿颊留香的美味。

我十四岁考取了如皋师范,来到如皋城求学。如皋师范创立于1902年,是一所公立师范。百余年来,这里走出的师范生基本功尤其扎实,业内成名者不可计数。

师范三年,正值旧城改造,拆迁旧街区、打通北城门外,拓宽主干道。记忆里,大街上总是尘土飞扬,以至于后来,整个城市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地成了工地。毕业前夕的一个傍晚,我带着一种怀念而又期待的心情,沿着工地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,沿途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场景。

后来,我毕业回家,在乡下任教了七八年,等工作调动再次来到城里时,已是2004年。此时的如皋城,已然旧貌换新颜,和十多年前大不相同。外圆内方的内外城河修缮一新,岸边杨柳依依、水面波光粼粼。城市里到处都是宽阔的马路、林立的店铺、新建的高楼,这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县城形象。

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如皋城素有“长寿之乡”的美誉。“七十小弟弟,八十不稀奇。”在这里,长寿似乎成了生活常态。百岁老人常年保持在五百位以上,每万人中百岁老人的占比,高出世界长寿之乡标准两倍多。我喜欢在大街的青石板路上徜徉,与常坐在迎春桥旁的鹤发童颜的百岁寿星闲聊攀谈,感受其矍铄的精气神儿。

如皋人长寿的原因众多,是气候使然、水土原因、习惯造就,还是饮食结构推动,至今没有定论。在我的祖辈当中,就有三人活到了近百岁高龄,如皋长寿乡的名头,实乃不虚。

再后来,我通过考试进入机关工作,有机会进一步关注如皋的教育事业,触摸城市发展的脉搏。就拿高中来说,白蒲中学校园虽其貌不扬,学校主大门甚至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貌,但办学质量常年领先,引得省内外取经者纷至沓来。

究其原因,主要是如皋崇文重教的理念深入人心,学校配备了一流的师资,老百姓无论家庭条件如何,在子女教育上,都愿意倾注全力。回头想想,我自己一路的成长,也正因家庭与学校的共同滋养,才得以迈开脚步去看更大的世界。

闲暇时光,我还培养出一个业余爱好——看足球赛、写足球评论。这得益于如皋城里一个其它县级城市极其罕见的现象——机缘巧合之间,它居然成为一支中超球队的主场所在地。每个主场比赛日,小城都会因足球赛事变得沸腾起来。作为资深球迷,我会和众多年轻人一起,从四面八方涌向如皋奥体中心,用歌声、鼓声、呐喊声,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。

如皋,这方“水边高地”正被时间赋予新的内涵。生于斯长于斯,我对家乡的热爱总是说不尽、道不完。我所目睹的家乡四十多年来的发展,正是中国大地上许多县城成长的缩影。

水边高地如皋城

朱洪海

折多河的浪花

格尼

窗外的河叫折多河。它将四川康定城分成狭长的两部分,东岸背后是跑马山,西岸背后是子耳坡。它从折多山来,到郭达山脚与雅拉河汇聚,进入大渡河,经过泸定桥,与来自果洛山南麓的水一起奔流,于乐山城南去岷江,再在宜宾注入长江。

它是要去长江的,路途遥远,像奔驰的长途列车。窗外的这段水,一年四季呈奔腾状,声势浩大,夏季雨后溅起的浪有一米多高。水质清澈透明时,一浪接一浪,像流淌着一团团白云。偶尔,河道里来了新的滚石,就诞生一个新的浪。滚石高的地方,浪也高,看这些白得耀眼的浪,久久凝视,似乎静止了,让人想到远远近近的雪山……

三年前,刚来这座城,见窗外这道河,我欣喜异常,同时也被巨大的涛声时刻叨扰,夜里难入眠。于是,改卧室为客厅,厨房、书

房、客厅临河,客厅两面有窗,涛声最大。在这涛声中,花却开得勤,开得艳,像是涛声所抚育。它看见河里开着浪花,便也跟着绽放。到底植物来自大自然,自然而融为一体。再看这里的山川和人,雪山巍峨,汉子魁梧,与之相配,河流也发出豪迈的声音。而在康定城彩虹桥一段,折多河忽然柔了起来,不疾不徐,缓缓流淌……

我喜欢上了坐在窗边读书,喜欢上了眼前的一切。心静下来了,涛声逐渐成为优美的背景音,巨浪与之相融,涌出汨汨的节奏。打开窗户,河流便能洗去眼睛。站在西岸五楼的窗前,看河中的浪花,看河岸上的人,看流云,看康定城的一年四季。

春天,河岸发新芽的柳树在四季中最美,与奔腾的浪构成一幅刚柔并济的画面。跑马山的落叶林漫上一层经绿,山脚一层,

山腰一层,错落有致,山顶的几棵白杨最后变绿,而松林总是绿得深沉。

夏天,折多河水势汹涌,我的视线总被团浪牵引。岸上游客也一浪接一浪,汽车一辆接一辆,簇拥着盎然的夏日。

秋天,色彩丰富的季节,跑马山的落叶林次第变黄、变红,河岸的柳叶也变黄,城里的建筑由赭红、天蓝、明黄、姜黄、深绿、淡绿、纯白等组成,整个康定城的色彩浓烈鲜明。

冬天,雪来得早,落叶林的叶子还来不及归根,初雪就降临了。有时,跑马山和郭达山的山头雪白了,而山腰和山下仍是浓烈的秋。这时候,植被懂得季节要更替,雪来撵了,纷纷在一夜之间落地归根。深冬时,那些裸露的滚石上盖了雪,岸边结了冰凌,而涛声依旧。

站在窗前,可以看到对岸与这岸的行人,其中不乏前来打卡的游人。有的游客站立的地方,也是我曾经以游人身份站立之处。我曾和他们一样,拿起手机拍折多河。如今,我站在自己的窗前,拿起手机,拍下他或她,以主人翁的身份说:嗨,欢迎来到康定!每天下午四点左右,一辆洒水车会唱着《康定情歌》从河边经过,到我的窗前时,往往是最响亮的那句:“端端溜溜地照在,康定溜溜的城哟!”

来往的行人和车辆,就像康定城的河流、流云一样持续流淌,他们将驶向何处,我并不知晓,我只知道,前行是永无止境的。

在子耳坡放眼望康定城,一座挤在峡谷中的城市,因为穿城的河流而闪闪发亮。这条河流就在我的窗外,滋润了我的生活。



大地